

元史

元史

三

[明]宋濂等撰

中华书局

元史卷一百二十八

列传第十五

阿朮

阿朮，兀良氏，都帅兀良合台子也。沉几有智略，临阵勇决，气盖万人。宪宗时，从其父征西南夷，率精兵为候骑，所向摧陷，莫敢当其锋。至平大理，克诸部，降交趾，无不在行。事见兀良合台传。宪宗尝劳之曰：“阿朮未有名位，挺身奉国，特赐黄金三百两，以勉将来。”

世祖即位，留典宿卫。中统三年，从诸王拜出、帖哥征李璫有功。九月，自宿卫将军拜征南都元帅，治兵于汴。复立宿州。至元元年八月，略地两淮，攻取战获，军声大振。

四年八月，观兵襄阳，遂入南郡，取仙人、铁城等栅，俘生口五万。军还，宋兵邀襄、樊间。阿朮乃自安阳滩济江，留精骑五千阵牛心岭，复立虚寨，设疑火。夜半，敌果至，斩首万级。初，阿朮过襄阳，驻马虎头山，指汉东白河口曰：“若筑垒于此，襄阳粮道可断也。”五年，遂筑鹿门、新城等堡，继又筑台汉水中，与夹江堡相应，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。

六年七月，大霖雨，汉水溢，宋将夏贵、范文虎相继率兵来援，复分兵出入东岸林谷间。阿朮谓诸将曰：“此张虚形，不可与战，宜整舟师备新堡。”诸将从之。明日宋兵果趋新堡，大破之，杀溺生擒五千余人，获战船百餘艘。于是治战船，教水军，筑圜城，以逼襄阳。文虎复率舟师来救，来兴国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，前后邀击于湍滩，俱败走之。

九年三月，破樊城外郭，增筑重围以逼之。宋裨将张顺、张贵装军衣百船，自上流入襄阳，阿朮攻之，顺死，贵仅得入城。俄乘轮船顺流东走，阿朮与元帅刘整分泊战船以待，燃薪照江，两岸如昼，阿朮追战至桓门关，擒贵，馀众尽死。是年九月，加同平章事。先是，襄、樊两城，汉水出其间，宋兵植木江中，联以铁锁，中造浮梁，以通援兵，樊恃此为固。至是，阿朮以机锯断木，以斧断锁，焚其桥，襄兵不能援。十二月，遂拔樊城。襄守将吕文焕惧而出降。

十年七月，奉命略淮东。抵扬州城下，宋以千骑出战，阿朮伏兵道左，佯北，宋兵逐之，伏发，擒其骑将王都统。

十一年正月，入觐，与参政阿里海牙奏请伐宋。帝命相臣议，久不决。阿朮进曰：“臣久在行间，备见宋兵弱于往昔，失今不取，时不再来。”帝即可其奏，诏益兵十万，与丞相伯颜、参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。三月，进平章政事。

秋九月，师次郢之盐山，得俘民言：“宋沿江九郡精锐，尽聚郢江、东两城，今舟师出其间，骑兵不得护岸，此危道也。不若取黄家湾堡，东有河口，可由其中拖船入湖，转以下江为便。”从之，遂舍攻郢而去，行大泽中，忽宋骑兵千人突至。时从骑才数十人，阿朮即奋槊驰击，所向畏避，追斩五百馀级，生擒其将赵、范二统制。进攻沙洋、新城，拔之。前次復州，守将翟贵迎降。

时夏贵锁大舰扼江、汉口，两岸备御坚严。阿朮用军将马福计，回舟沦河口，穿湖中，从阳罗堡西沙芜口入大江。十二月，军至阳罗堡，攻之不克。阿朮谓伯颜曰：“攻城，下策也。若分军船之半，循岸西上，对青山矶止泊，伺隙捣虚，可以得志。”从之。明日，阿朮遥见南岸沙洲，即率众趋之，载马后随。宋将程鹏飞来拒，大战中流，鹏飞败走。诸军抵沙洲，急击，攀岸步斗，开而复合者数四，敌小却，出马于岸，遂力战破之，追击至鄂东门而还。夏贵闻阿朮飞渡，大惊，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，馀皆溃走，遂拔阳罗堡，尽得其军实。

伯颜议师所向，或欲先取蕲、黄，阿朮曰：“若赴下流，退无所据，上

取鄂、汉，虽迟旬日，师有所依，可以万全。”己未，水陆并趋鄂、汉，焚其船三千艘，烟焰涨天，汉阳、鄂州大恐，相继皆降。

十二年正月，黄、蘄、江州降。阿朮率舟师趋安庆，范文虎迎降。继下池州。宋丞相贾似道拥重兵拒芜湖，遣宋京来请和。伯颜谓阿朮曰：“有诏令我军驻守，何如？”阿朮曰：“若释似道而不击，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，且宋无信，方遣使请和，而又射我军船，执我逻骑。今日惟当进兵，事若有失，罪归于我。”二月辛酉，师次丁家洲，遂与宋前锋孙虎臣对阵。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，似道将兵殿其后。时已遣骑兵夹岸而进，两岸树炮，击其中坚，宋军阵动，阿朮挺身登舟，手自持旄，突入敌阵，诸军继进，宋兵遂大溃。以上详见伯颜传。

世祖以宋重兵皆驻扬州，临安倚之为重，四月，命阿朮分兵围守扬州。庚申，次真州，败宋兵于珠金沙，斩首二千馀级。既抵扬州，乃造楼橹战具于瓜洲，漕粟于真州，树栅以断其粮道。宋都统姜才领步骑二万来攻栅，敌军夹河为阵，阿朮麾骑士渡河击之，战数合，坚不能却。众军佯北，才逐之，遂奋而回击，万矢雨集，才军不能支，擒其副将张林，斩首万八千级。

七月庚午，宋两淮镇将张世杰、孙虎臣以舟师万艘驻焦山东，每十船为一舫，联以铁锁，以示必死。阿朮登石公山，望之，舳舻连接，旌旗蔽江，曰：“可烧而走也。”遂选强健善射者千人，载以巨舰，分两翼夹射，阿朮居中，合势进击，继以火矢烧其蓬檣，烟焰涨天。宋兵既碇舟死战，至是欲走不能，前军争赴水死，后军散走。追至图山，获黄〔鹄〕白鹳船七百馀艘，^{〔1〕}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。

十月，诏拜中书左丞相，仍谕之曰：“淮南重地，李庭芝狡诈，须卿守之。”时诸军进取临安，阿朮驻兵瓜洲，以绝扬州之援。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，阿朮控制之力为多。

十三年二月，夏贵举淮西诸城来附。阿朮谓诸将曰：“今宋已亡，独庭芝未下，以外助犹多故也。若绝其声援，塞彼粮道，尚恐东走通、泰，逃命江海。”乃栅扬之西北丁村，以扼其高邮、宝应之馈运；贮粟湾头堡，

以备捍御；留屯新城，以逼泰州。又遣千户伯颜察儿率甲骑三百助湾头兵势，且戒之曰：“庭芝水路既绝，必从陆出，宜谨备之。如丁村烽起，当首尾相应，断其归路。”六月甲戌，姜才知高邮米运将至，果夜出步骑五千犯丁村栅。至晓，伯颜察儿来援，所将皆阿朮牙下精兵，旗帜画双赤月。众军望其尘，连呼曰：“丞相来矣！”宋军识其旗，皆遁，才脱身走，追杀骑兵四百，步卒免者不满百人。壬辰，李庭芝以朱焕守扬州，挟姜才东走。阿朮率兵追袭，杀步卒千人，庭芝仅入泰州，遂筑垒以守之。七月乙巳，朱焕以扬州降。乙卯，泰州守将孙良臣开北门纳降，执李庭芝、姜才，奉命戮扬州市。扬、泰既下，阿朮申严士卒，禁暴掠。有武卫军校掠民二马，即斩以徇。两淮悉平，得府二、州二十二、军四、县六十七。九月辛酉，入见世祖于大明殿，陈宋俘。第功行赏，实封泰兴县二千户。二十三年，受命北伐叛王昔剌木等。明年凯旋。继又西征，至哈剌霍州，以疾卒，年五十四，追封河南王。

阿里海牙

阿里海牙，畏吾儿人也。初生，胞中剖而出。其父以为不祥，将弃之，母不忍。比长，果聪辨，有胆略。家贫，尝躬耕，舍耒叹曰：“大丈夫当立功朝廷，何至效细民事畎亩乎。”去，求其国书读之，逾月，又弃去。用荐者得事世祖于潜邸。

世祖即位，渐见擢用，由左右司郎中，迁参议中书省事。至元二年，立诸路行中书省，进金河南行省事。

五年，命与元帅阿朮、刘整取襄阳，又加参知政事。始，帝遣诸将，命毋攻城，但围之，以俟其自降。乃筑长围，起万山，包百丈、楚山，尽鹿门，以绝之。宋兵入援者，皆败去。然城中粮储多，围之五年，终不下。九年（二）〔三〕月，破樊城外郭，^{〔2〕}其将复闭内城守。阿里海牙以为襄阳之有樊城，犹齿之有唇也，宜先攻樊城，樊城下，则襄阳可不攻而得。乃入奏。帝始报可。会有西域人亦思马因献新炮法，因以其人来军中。

十年正月，为炮攻樊，破之。先是，宋兵为浮桥以通襄阳之援，阿里海牙发水军焚其桥，襄援不至，城乃拔。详具阿朮传。

阿里海牙既破樊，移其攻具以向襄阳。一炮中其谯楼，声如雷霆，震城中。城中汹汹，诸将多逾城降者。刘整欲立碎其城，执文焕以快其意。^{〔3〕}阿里海牙独不欲攻，乃身至城下，与文焕语曰：“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，今飞鸟路绝，主上深嘉汝忠。若降，则尊官厚禄可必得，决不杀汝也。”文焕狐疑未决。又折矢与之誓，如是者数四，文焕感而出降。遂与入朝。帝以文焕为昭勇大将军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、襄汉大都督；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，镇襄阳。

阿里海牙奏曰：“襄阳，自昔用武之地也，今天助顺而克之，宜乘胜顺流长驱，宋可必平。”平章阿朮亦赞其说。帝命丞相史天泽议之。天泽曰：“朝廷若遣重臣，如丞相安童、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，都督诸军，则四海混同，可立待也。”帝曰：“伯颜可。”乃大征兵，拜伯颜为行中书省左丞相，阿朮为平章。阿里海牙进行省右丞，赏钞二百锭。

十一年九月，会师襄阳，遂破郢州及沙洋、新城。十二月，师出沙芜口。宋制置夏贵守诸隘，甚固。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矶堡，贵趋援之。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矶，宋都统程鹏飞来迎战，败之江中。会贵兵亦败走庐州，宣抚朱禔孙夜遁还江陵，知鄂州张晏然以城降，鹏飞以本军降。

伯颜与诸将会鄂城下，议曰：“鄂，襟山带江，江南之要区也，且兵粮皆备。今蜀、江陵、岳、鄂皆未下，^{〔4〕}不以一大将镇抚之，上流一动，则鄂非我有也。”乃以兵四万，遣阿里海牙戍鄂，而与阿朮将大兵以东。

阿里海牙集鄂民，宣上德惠，禁将士毋侵掠。其下恐惧，无敢取民之菜者，民大悦。遣人徇寿昌、信阳、德安诸郡，皆下。进徇江陵。十有二年春三月，与安抚高世傑兵遇巴陵，命张荣实捣其中坚，解汝楫率诸翼兵左右角之。世傑败走，追降之于桃花滩。遂下岳州。四月，至沙市，城不下，纵火攻之，沙市立破，宣抚朱禔孙、制置高达恐，即以城降。乃入江陵，释系囚，放戍券军，除其徭赋及法令之繁细者。传檄郢、归、峡、常德、澧、随、辰、沅、靖、復、均、房、施、荆门及诸洞，无不降者。尽奏

官其所降官，以兵守峡，籍其户口财赋来上。帝喜，大宴三日，语近臣曰：“伯颜兵东，阿里海牙以孤军戍鄂，朕甚忧之。今荆南定，吾东兵可无后患矣。”乃亲作手诏褒之，命右丞廉希宪守江陵，促阿里海牙急还鄂，且以沿江诸城新附者委之。

阿里海牙至鄂，招潭州守臣李芾，不听。乃移兵长沙，拔湘阴。冬十月，至潭，为书射城中以示芾，曰：“速下，以活州民，否则屠矣。”不答。乃决隍水，部分诸将，以炮攻之，破其木堡。流矢中胸，疮甚，督战益急，夺其城。潭人复作月城以相拒。凡攻七十日，大小数十战。十有三年春正月，芾力屈，及转运使鍾蜚英、都统陈义皆自杀，其将刘孝忠以城降。诸将欲屠之，阿里海牙曰：“是州生齿数百万口，若悉杀之，非上谕伯颜以曹彬不杀意也，其屈法生之。”复发仓以食饥者。

遣使徇郴、全、道、桂阳、永、衡、武冈、宝庆、袁、韶、南雄诸郡，其守臣皆率其民来迎，曰：“闻丞相体皇帝好生之德，毋杀虏，所过皆秋毫无犯，民今复见太平，各奉表来降。”丞相称阿里海牙也。奏官其降官，皆如江陵。

独宋经略使马堦守静江不下。使总管俞全等招之，皆为所杀。会宋主以国降，降手诏遣湘山僧宗勉谕堦，堦复杀之。阿里海牙又为书，以天命地利人心开堦，许以广西大都督，反覆千馀言，终不听。因入朝贺平宋，拜平章政事，使持诏如静江谕之。十一月，前兵至严关，堦守关弗纳，破其兵，又败都统马应麒于小溶江，遂逼静江。录上所赐静江诏以示堦，堦焚之，斩其使。静江以水为固，乃筑堰断大阳、小溶二江，以遏上流，决东南埭，以涸其隍，破其城。民闻城破，即纵火焚居室，多赴水死。堦及其总制黄文政、总管张虎，以残兵突围走，执之。阿里海牙以静江民易叛，非潭比，不重刑之，则广西诸州不服，因悉坑之，斩堦于市。分遣万户脱温不花徇宾、融、柳、钦、横、邕、庆远，齐荣祖徇郁林、贵、廉、象，脱邻徇浔、容、藤、梧，皆下之。特磨王依土贵、南丹州牧莫大秀，皆奉表求内附，奏官其降官如潭州。以兵戍静江、昭、贺、梧、邕、融，乃还潭。

既而宋二王称制海中，雷、琼、全、永与潭属县之民文才喻、周隆、张虎、罗飞咸起兵应之，舒、黄、蘄相继亦起，大者众数万，小者不下数千。诏命讨之，且略地海外。阿里海牙既定才喻等，至雷州，使人谕琼州安抚赵与珞降，不听。遂自航大海五百里，执与珞、冉安国、黄之纪，皆裂杀之，尽定琼南宁、万安、吉阳地。降八蕃罗甸蛮，以其总管（文龙克）〔龙文貌〕入见，〔⁵〕置宣慰司。八蕃罗甸、卧龙、罗蕃、大龙、遏蛮、〔⁶〕（芦）〔卢〕蕃、〔⁷〕小龙、石蕃、方蕃、（琪）〔洪〕蕃、〔⁸〕程蕃，并置安抚以镇之。

十八年，奏请徙省鄂州。所定荆南、淮西、江西、海南、广西之地，凡得州五十八，峒夷山獠不可胜计。大率以口舌降之，未尝专事杀戮。又其取民悉定从轻赋，民所在立祠祀之。

二十三年，入朝，加光禄大夫、湖广行省左丞相；卒，年六十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封楚国公，谥武定。至正八年，进封江陵王。

子忽失海牙，湖广行中书省左丞；贯只哥，江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

相 威

相威，国王速浑察之子也。性弘毅重厚，不饮酒，寡言笑。喜延士大夫，听读经史，论古今治乱，至直臣尽忠、良将制胜，必为之击节称善。以故临大事，决大议，言必中节。

至元十一年，世祖命相威总速浑察元统弘吉剌等五投下兵从伐宋。由正阳取安丰，略庐、克和，攻司空山，平野人原。道安庆，渡江东下，会丞相伯颜兵于润州，分三道并进，相威率左军，参政董文炳为副，部署将校，申明约束。江阴、华亭、澈浦、上海悉望风款附，吏民按堵如故。进屯盐官，伯颜已驻师临江城下，得宋幼主降表。相威乃移兵瓜洲，与阿朮兵合。临扬州，都统姜才以兵二万攻扬子桥，率诸将击败之。

十三年夏，驿召相威。秋，入觐，大飧，赉功授金虎符、征西都元帅，仍赐弓矢甲鞍、文锦表里四、钞万贯，从者赏赐有差。时亲王海都叛，命领汪总帅兵以镇西土。

十四年，召拜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。乃上奏曰：“陛下以臣为耳目，臣以监察御史、按察司为耳目。倘非其人，是人之耳目先自闭塞，下情何由上达。”帝嘉之，命御史台清其选。每除目至，必集幕僚御史议其可否，不协公论者即劾去之。继陈便民一十五事，其略曰：并行省，削冗官，铃镇戍，拘官船，业流民，录故官，赃馈遗，淮浙盐运司直隶行省，行大司农营田司并入宣慰司，理讼勿分南北，公田召佃仍减其租，革宋公吏勿容作弊。帝皆纳焉。浙东盗起，浙西宣慰使昔里伯纵兵肆掠，俘及平民，乃遣御史商琥据钱唐津渡阅治之，得释者以数千计。昔里伯遁还都，奏执还扬州治其罪。

十六年，入觐，会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合马不法事，^[9]有旨命相威及知枢密院博罗，自开平驰驿大都共鞫之。阿合马称疾不出，博罗欲回，相威厉声色曰：“奉旨按问，敢回奏耶！”令舆疾赴对，首责数事。既引伏，有旨释免，仍喻相威曰：“朕知卿不惜颜面。”复命还南行台。十七年，有旨命相威检核阿里海牙、忽都帖木儿等所俘三万二千馀口，并放为民。

十八年，(左)[右]丞范文虎，^[10]参政李庭，以兵十万，航海征倭。七昼夜至竹岛，与辽阳省臣兵合。欲先攻太宰府，迟疑不发。八月朔，飓风大作，士卒十丧六七。帝震怒，复命行省左丞相[阿]塔海征之。^[11]一时无敢谏者。相威遣使人奏曰：“倭不奉职贡，可伐而不可恕，可缓而不可急。向者师行迫期，战船不坚，前车已覆，后当改辙。今为之计，预修战舰，训练士卒，耀兵扬武，使彼闻之，深自备御。迟以岁月，俟其疲惫，出其不意，乘风疾往，一举而下，万全之策也。”帝意始释，遂罢其役。又陈皇太子既令中书，宜领抚军监国之任，选正人端士，立詹事、宾客、谕德、赞善，卫翼左右，所以树国本也。帝深然之。

十九年，又奏阿里海牙占降民一千八百户为奴，阿里海牙以为征讨所得，有旨：“果降民也，还之有司；若征讨所得，令御史台籍其数以闻，量赐有功者。”阿里海牙又自陈其功比伯颜，当赐养老户，御史滕鲁瞻劾之，阿里海牙自辨，有旨遣使赴行台逮问。相威曰：“为臣敢尔欺诳邪，

滕御史何罪。”即驰奏，使者竟归。

二十年，以疾请入觐，进译语资治通鉴，帝即以赐东宫经筵讲读。拜江淮行省左丞相。二十一年，启行。四月，卒于蠡州，年四十四。讣闻，帝悼惜不已。

子阿老瓦丁，南行台御史大夫；孙脱欢，集贤大学士。

土土哈〔牒兀儿〕^{〔12〕}

土土哈，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，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，^{〔13〕}因以为氏，号其国曰钦察。其地去中国三万馀里，夏夜极短，日暂没即出。曲出生唆末纳，唆末纳生亦纳思，世为钦察国主。

太祖征蔑里乞，其主火都奔钦察，亦纳思纳之。太祖遣使谕之曰：“汝奚匿吾负箭之廉？亟以相还，不然祸且及汝。”亦纳思答曰：“逃鹞之雀，丛薄犹能生之，吾顾不如草木耶？”太祖乃命将讨之。亦纳思已老，国中大乱，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遣使自归于太（祖）〔宗〕。^{〔14〕}而宪宗受命帅师，已扣其境，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，举族迎降，从征麦怯斯有功。率钦察百人从世祖征大理，伐宋，以强勇称。尝侍左右，掌尚方马畜，岁时掎马乳以进，色清而味美，号黑马乳，因目其属曰哈刺赤。

土土哈，班都察之子也。中统元年，父子从世祖北征，俱以功受上赏。班都察卒，乃袭父职，备宿卫。

宗王海都构乱，世祖以国家根本之地，命皇太子北平王率诸王镇守之。至元十四年，诸王脱脱木、失烈吉叛，寇抄诸部，掠〔宪〕〔祖〕宗所御大帐以去。^{〔15〕}土土哈率兵讨之，败其将脱儿赤颜于纳兰不刺，邀诸部以还。应昌部族只儿瓦台构乱，脱脱木引兵应之，中途遇土土哈，将战，先获其候骑数十，脱脱木乃引去，遂灭只儿瓦台。追脱脱木等至秃兀刺河，三宿而后返。寻复败之于斡欢河，夺回所掠大帐，还诸部之众于北平。

十五年，大军北征，诏率钦察骁骑千人以从。追失烈吉逾金山，擒

扎忽台等以献。又败宽折哥等，裹疮力战，获羊马辘重甚众。还朝，帝召至榻前，亲慰劳之，赐金银酒器及银百两、金币九、岁时预宴只孙冠服全、海东白鹞一，仍赐以夺回所掠大帐，而谕之曰：“祖宗武帐，非人臣所得御，以卿能归之，故以授卿。”尝有旨：“钦察人为民及隶诸王者，皆别籍之以隶土土哈，户给钞二千贯，岁赐粟帛，选其材勇，以备禁卫。”

十九年，授昭勇大将军、同知太仆院事。二十年，改同知卫尉院事，兼领群牧司。请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内，诏给霸州文安县田四百顷，益以宋新附军人八百，俾领其事。二十一年，赐金虎符，并赐金貂、裘帽、玉带各一，海东青鹞一，水碓壹区，近郊田二千亩，籍河东诸路蒙古军子弟四千六百人隶其麾下。二十二年，拜镇国上将军、枢密院副使。二十三年，置钦察亲军卫，遂兼都指挥使，听以宗族将吏备官属。

海都兵犯金山，诏与大将朵儿朵怀共御之。二十四年，宗王乃颜叛，阴遣使来结也不干、胜剌哈，为土土哈所执，尽得其情以闻。胜剌哈设宴邀二大将，朵儿朵怀将往，土土哈以为事不可测，遂止，胜剌哈计不得行。未几，有旨令胜剌哈入朝，将由东道进，土土哈言于北安王曰：“彼分地在东，脱有不虞，是纵虎入山林也。”乃命从西道进。既而有言也不干叛者，众欲先闻于朝，然后发兵。土土哈曰：“兵贵神速，若彼果叛，我军出其不意，可即图之；否则与约而还。”即日启行，疾驱七昼夜，渡秃兀刺河，战于孛怯岭，大败之，也不干仅以身免。世祖时亲征乃颜，闻之，遣使命土土哈收其馀党，沿河而下。遇叛王〔也〕铁哥军万骑，^[16]击走之，获马甚众，并擒叛王哈儿鲁等，献俘行在所，诛之。钦察、康里之属，自叛所来归者，即以付土土哈，置哈刺鲁万户府，钦察之散处安西诸王部下者，悉令统之。

时成宗以皇孙抚军于北，诏以土土哈从。追乃颜馀党于哈刺（温），^[17]诛叛王兀塔海，尽降其众。二十五年，诸王也只里为叛王火鲁哈孙所攻，遣使告急。复从皇孙移师援之，败诸兀鲁灰。还至哈刺温山，夜渡贵烈河，败叛王哈丹，尽得辽左诸部，置东路万户府。世祖多其功，以也只里女弟塔伦妻之。

二十六年，从皇孙晋王征海都。抵杭海岭，敌先据险，诸军失利，惟土土哈以其军直前鏖战，翼晋王而出。追骑大至，乃选精锐设伏以待之，寇不敢逼。秋七月，世祖巡幸北边，召见慰谕之，曰：“昔太祖与其臣同患难者，饮班尤河之水以记功。今日之事，何愧昔人，卿其勉之。”还至京师，大宴群臣，复谓土土哈曰：“朔方人来，闻海都言：‘杭海之役，使彼边将皆如土土哈，吾属安所置哉！’”论功行赏，帝欲先钦察之士。土土哈言：“庆赏之典，蒙古将吏宜先之。”帝曰：“尔毋饰让，蒙古人诚居汝右，力战岂在汝右耶？”召诸将颁赏有差。

初，世祖既取宋，命籍建康、庐、饶租户千为哈刺赤户，益以俘获千七百余户赐土土哈，仍官一子，以督其赋。二十八年，土土哈奏：“哈刺赤军以万数，足以备用。”诏赐珠帽、珠衣、金带、玉带、海东青鹞各一，复赐其部曲毳衣、缣素万匹。于是率哈刺赤万人北猎于汉塔海，边寇闻之，皆引去。

二十九年秋，略地金山，获海都之户三千余还至和林。有诏进取乞里吉思。三十年春，师次欠河，冰行数日，始至其境，尽收其五部之众，屯兵守之。奏功，加龙虎卫上将军，仍给行枢密院印。海都闻取乞里吉思，引兵至欠河，复败之，擒其将孛罗察。

三十一年，成宗即位，诏以边境事重，其免会朝，遣使就赐银五百两、七宝金壶盘盂各一、钞万贯、白毡帐一、独峰驼五。冬，召至京师，赏赉有加，别赐其麾下士钞千二百万贯。元贞元年春，仍出守北边。二年秋，诸王附海都者率众来归，边民惊扰，身至玉龙罕界，馈饷安集之，导诸王岳木忽等入朝。帝解御衣以赐，又赐金五十两、银千五百两、钞五万贯、轿舆各一。

大德元年正月，拜银青荣禄大夫、上柱国、同知枢密院事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，奉命还北边。二月，至宣德府卒，年六十一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司空，追封延国公，谥武毅，后加封昇王。子八人，其第三子曰牀兀儿。

牀兀儿初以大臣子奉诏从太师月儿鲁行军，战于百搭山，有功，拜昭勇大将军、左卫亲军都指挥使。

大德元年，袭父职，领征北诸军帅师逾金山，攻八邻之地。八邻之南有答鲁忽河，其将帖良臺阻水而军，伐木栅岸以自庇，士皆下马跪坐，持弓矢以待我军，矢不能及，马不能进。牀兀儿命吹铜角，举军大呼，声震林野。其众不知所为，争起就马。于是麾师毕渡，涌水拍岸，木栅漂散，因奋师驰击，追奔五十里，尽得其人马庐帐。还次阿雷河，与海都所遣援八邻之将孛伯军遇。河之上有高山，孛伯阵于山上，马不利下驰。牀兀儿麾军渡河蹙之，其马多颠蹶，急击败之，追奔三十馀里，孛伯仅以身免。二年，北边诸王都哇、徹徹秃等潜师袭火儿哈秃之地。其地亦有山甚高，敌兵据之。牀兀儿选勇而善步者，持挺刃四面上，奋击，尽覆其军。三年，入朝，成宗亲解御衣赐之，慰劳优渥，拜镇国上将军、枢密院事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、太仆少卿。复还边。

是时武宗在潜邸，领军朔方，军事必咨于牀兀儿。及战，牀兀儿尝为先。四年秋，叛王秃麦、斡鲁思等犯边，牀兀儿迎敌于阔客之地。及其未阵，直前搏之，敌不敢支，追之逾金山乃还。五年，海都兵越金山而南，止于铁坚古山，因高以自保。牀兀儿急引兵败之。复与都哇相持于兀儿秃之地。牀兀儿以精锐驰其阵，左右奋击，所杀不可胜计，都哇之兵几尽。武宗亲视其战，乃叹曰：“何其壮耶！力战未有如此者。”事闻，诏遣御史大夫秃只等即赤訥思之地集诸王军将问战胜功状，咸称牀兀儿功第一。武宗既命尚雅忽秃楚王公主察吉儿，及使者以功簿奏，帝复出御衣遣使临赐之。七年秋，入朝，帝亲谕之曰：“卿镇北边，累建大功，虽以黄金周饰卿身，犹不足以尽朕意。”赐以衣帽、金珠等物甚厚，拜驃骑卫上将军、枢密院副使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、太仆少卿，仍赐其军万人，钞四千万贯。

九年，^[18]诸王都哇、察八儿、明里帖木儿等相聚而谋曰：“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，奄有天下，我子孙乃弗克靖恭，以安享其成，连年构兵，以相残杀，是自隳祖宗之业也。今抚军镇边者，皆吾世祖之嫡孙，吾

与谁争哉？且前与土土哈战既弗能胜，今与其子牼兀儿战又无功，惟天惟祖宗意可见矣。不若遣使请命罢兵，通一家之好，使吾士民老者得以养，少者得以长，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，则亦无负太祖之所望于我子孙者矣。”使至，帝许之。于是明里帖木儿等罢兵入朝，特为置驿以通往来。十年，拜荣禄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，寻拜光禄大夫、知枢密院事，钦察左卫指挥、太仆少卿皆如故。

成宗崩，武宗时在浑麻出之海上，牼兀儿请急归定大业，以副天下之望。武宗纳其言，即日南还。及即位，赐以先朝所御大武帐等物，加拜平章政事，仍兼枢密、钦察左卫、太仆。还边，复封容国公，授以银印，赐尚服衣段及虎豹之属。至大二年，入朝，加封句容郡王，改授金印。帝曰：“世祖征大理时所御武帐及所服珠衣，今以赐卿，其勿辞。”翌日，又以世祖所乘安舆赐之，且曰：“以卿有足疾，故赐此。”牼兀儿叩头泣涕，固辞而言曰：“世祖所御之帐，所服之衣，固非臣所敢当，而乘舆尤非所宜蒙也。贪宠过当，臣实不敢。”帝顾左右曰：“他人不知辞此。”别命有司置马轿赐之，俾得乘至殿门下。

仁宗即位，入朝，特授光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知枢密院事、钦察亲军都指挥使、左卫亲军都指挥使、太仆少卿。延祐元年，败叛王也先不花等军于亦忒海迷失之地，遣使人报，赐以尚服。二年，败也先不花所遣将也不干、忽都帖木儿于赤麦干之地。^{〔1〕}追出其境，至铁门关，遇其大军于扎亦儿之地，又败之。四年，帝念其功而悯其老，召入商议中书省事，知枢密院事。大理国进象牙、金饰轿，即以赐之。每见必赐坐，每食必赐食，待以宗室亲王之礼。牼兀儿常曰：“老臣受朝廷之赐厚矣，吾子孙当以死报国。”

至治二年卒，年六十三。后累封扬王。子六人：燕帖木儿，答剌罕、太师、右丞相、太平王；撒敦，左丞相；答里，袭封句容郡王。

【校勘记】

〔1〕黄〔鹄〕白鹳船 据本书卷八世祖纪至元十二年七月辛未条及元文类卷

四一经世大典序录平宋补。

- [2]九年(二)[三]月破樊城外郭 从道光本改。按本书卷七世祖纪至元九年三月甲戌条、卷一二八阿朮传、卷一六一刘整传，“二月”皆作“三月”。
- [3]执文焕以快其意 本证云：“案即吕文焕。此传数见，俱失书姓。”
- [4]今蜀江陵岳鄂皆未下 按当时鄂州已为元有，此处与上下文矛盾，当误。道光本据类编改“鄂”为“潭”。
- [5](文龙克)[龙文貌] 据元文类卷五九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、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改。新元史已校。
- [6]罗蕃大龙遏蛮 按本书卷六三地理志、卷九一百官志俱有“罗番遏蛮军安抚司”，疑此处“遏蛮”下脱“军”字。同上两志又有“大龙番应天府”，不称“遏蛮军”，亦置安抚司，疑此处“罗蕃”、“大龙”错倒。
- [7](卢)[卢]蕃 据本书卷六三地理志及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招捕改。按卢为卢蕃首领姓氏。
- [8](洪)[洪]蕃 据本书卷六三地理志、卷九一百官志改。按洪为洪蕃首领姓氏。
- [9]十六年入觐至言平章阿合马不法事 按本书卷一〇世祖纪至元十五年四月壬午条、卷一七三崔斌传、卷二〇五阿合马传俱系此事于至元十五年，蒙史改“六”为“五”，是。
- [10](左)[右]丞范文虎 据本书卷一一世祖纪至元十七年八月戊戌条、卷二〇八日本传、卷一五四洪福源传附洪俊奇传改。本证已校。
- [11]左丞相[阿]塔海 据本书卷一一世祖纪至元十八年六月庚寅条、卷一二九阿塔海传、卷二〇八日本传补。新元史已校。
- [12][牀兀儿] 据本书原目录补。
- [13]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 按元文类卷二六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、元名臣事略卷三引阎复土土哈纪绩碑，“曲出”皆作“曲年”，疑“出”字误。下同。
- [14]自归于太(祖)[宗] 据元文类卷二六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改。按此时成吉思汗死已十年。新元史已校。
- [15]掠(亮)[祖]宗所御大帐以去 据元名臣事略卷三引阎复土土哈纪绩碑改。按后文即作“祖宗武帐”。

- [16]叛王〔也〕铁哥 据元名臣事略卷三引阎复土土哈纪绩碑、元文类卷二六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补。蒙史已校。
- [17]追乃颜馀党于哈刺(温) “哈刺温”元名臣事略卷三引阎复土土哈纪绩碑原作“海刺”，译音较切；元文类卷二六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作“哈刺”；指今海拉尔河流域。哈刺温为山名，即今大兴安岭。土土哈征乃颜馀党，军次哈刺，然后返至哈刺温山。此处涉下文“哈刺温”而衍，今删。
- [18]九年 按本书卷二成宗纪大德七年七月丁丑条有“都哇、察八而、灭里铁木而等遣使请息兵”。蒙史云“碑与旧传作九年，误”。
- [19]败也〔先〕不花所遣将 据前文及元文类卷二六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补。新编已校。